

民國十六年

江西四二反共之回憶

(為四十週年紀念而作)

洪 軌

四十年前即民國十六年四月二日在反共鬪爭史上江西發生一劃時代驚人事件，即吾輩所習稱的四二政變，這次事變是 總理實施容共政策以來，共匪首次暴露其殺人放火猙獰面目，也使吾輩同志認識了共匪狼子野心，志不在小。其意義迥非尋常，筆者斯時僅二十餘歲，初出茅廬，便躬與其役，回憶往事，創痛猶新。歲月不居，今適為四十週年，當日參與其事之同志，在臺者頗不乏人，相看頭白，感觸彌深，爰就個人記憶所及，濡筆記之，蓋亦雪泥鴻爪之意云爾。惟個人回憶，所知有限，掛漏之處，尙希原諒。

我為何參加四二反共鬪爭，自不能不從我參加國民黨說起，我於民國十三年二月在北京交通大學讀書時參加國民黨。當時我是班長，擔任學校代表，國民黨正值改組後，以新的政綱政策號召擴大徵求新黨員，很容易成爲吸收之對象，當時軍閥割據，北京政府腐敗無能，青年學子目視國勢岌岌，不能專讀死書，不問國事，常舉行羣衆示威運動，反對政府措施，曾發生首都革命三一八慘案等，共匪分子慣於利用青年，在學生中甚爲活躍，我在校內校外都須不斷與共黨鬪爭。民國十五年奉軍入關，佔據平津，對學生運動，極端仇視壓迫，我代表交大對外參加各種政治運

動，早列入黑名單內由衛成司令部行文學校，指名逮捕，幸值暑假，不在校內，聞訊走避，得免線網之災。本黨當時北方負責人路友于先生勸我離平南赴廣州，並作書向丁惟汾陳果夫兩先生推薦，我向鄉長徐步垣先生請教後，欣然接受。化裝赴天津，乘輪到滬，轉赴廣州，在赴廣州海輪中邂逅洪陸東兄，洽談甚歡。到廣州後即晉謁丁、陳兩先生，當時丁先生爲本黨中央委員會青年部長，陳先生爲組織部長，吳倚滄先生爲組織部秘書。丁、陳兩先生商談後派我在組織部工作，不久與段錫朋先生同被派往江西工作之鄭異先生調往浙江，改派我遞補鄭缺前往江西，名義爲中央組織部江西黨務特派員，丁先生又加派我爲江西青年運動指導員，于是我開始與江西黨務發生關係。

奉令後籌備如何儘速趕至南昌，當時須走三天旱路，由韶關經馬子坳翻越梅嶺始到江西大庾。怕路上不甚安全，由雷雨篁兄介紹新任第一補充師營長張雪中兄，因其餘伍亦開往江西，隨營部前進，可策萬全。在廣州街頭遇到北平做學生運動時舊友包華國兄，彼由清華保送留美，在出國前夕，特來革命策源地廣州觀光，願同行取道江西轉返四川，途中多一老友，更不寂寞，我們

隨軍步行，到大庾後乘小船至贛縣，當時贛縣黨部負責人爲共匪分子朱由鏗，路經峽江新淦等縣會上岸到縣黨部洽談，藉增了解。于十五年十月中旬到達南昌，比即晤段書貽兄承囑搬入省議會內同住，對榻而眠，便于商討工作，包華國兄到南昌即分袂賦歸。段兄到贛較早，對本省黨務情形已有全盤了解，幾乎全爲跨黨分子，即共匪分子所把持。段兄已着手部署，欲從跨黨分子手中，奪回省市縣黨權。不久中央黨部決定，遷移武漢辦公。中央委員如丁惟汾、顧孟餘、陳果夫諸先生均陸續由廣州到達南昌暫駐，十二月初省黨部全省代表大會開幕，根據中央整理黨務案原則，選舉省黨部委員，即國民黨須佔三分之二人數，跨黨分子只能有三分之一。選舉結果本黨同志當選執行委員者有段錫朋、程天放、周利生、洪軌、王禮錫、王鎮寰、賀其榮等，當選監察委員者有姜伯彰、楊慶生、黃介民、孔紹堯等，跨黨分子當選執委者有方志敏、劉一峰、鄧鶴鳴、邵式平等，其他人選已不記憶。省黨部內部組織，常

作者簡介：洪軌先生，江西樂平人，現任裕臺企業公司董事長。

務委員三人為周利生、洪軌、王鎮寰，組織部長為段錫朋，宣傳部長程天放、青年部長洪軌、農林部長王禮錫、工人部長李人祝、婦女部長劉衛靜、秘書處主任羅時實、組織部秘書賀揚靈、宣傳部秘書蕭韜、青年部秘書甘家馨、婦女部秘書陸晶清、工人部秘書顏承梁、農林部秘書何人擔任無從記憶，至其他職員現所能記憶者組織部有周佐堯、青年部有戴良謨、熊大惠、萬元鼎、程冠英等，省黨部設在百花園東湖旁省立圖書館舊址，相隔不及一里則為跨黨分子所把持之省總工會，馬克斯主張工人專政，階級鬥爭，工會成為跨黨分子之大本營。當時共黨組織是秘密的，江西總負責人為劉九峰、工運負責人為蕭勞鋒、南昌市有涂振農、董國華等並出版小型冊頁紅旗週刊，專用以挑撥誣蔑本黨同志，加我們的帽子為新右派，以別于西山會議之老右派也。

實行整理黨務案，即省黨部委員應三分之二為本黨同志，跨黨分子只佔三分之一，這方案當時在湖南、湖北兩省俱未行通，在江西首次實行，跨黨分子極為痛恨，時思報復，所謂整理黨務案，係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廣州中山艦事變，今總裁蔣公發現共黨陰謀後，提出整理黨務方案，用以限制共黨活動。當時政治形勢，本黨尚執行容共政策，共黨對外活動，假借本黨招牌，他們具有雙重人格，一方面是共黨黨員，另一方面又是國民黨黨員，如公然打出共黨招牌活動，必招致民衆反對，借國民黨來做掩護，俟乘機壯大後推翻國民黨，實行共黨專政。因共黨有嚴密組織，在國民黨內發揮黨團作用，到處挑撥離間，控制操縱。而本黨同志則一盤散沙，人自為戰，鬪爭起來自然吃虧。我們檢討之後，深覺必須有組織始能對抗共黨，時中央丁惟汾、顧孟餘、陳果夫諸先生尚在南昌，亦指示我們要組織同志，大家推我起草組織章程。我到江西大旅社

晉謁丁惟汾先生，請示組織原則，他在牀下移出一小籐箱，取出一分油印品，將首行名稱裁去，交給我帶回參考。及歸而讀之，始知中央對共產分子黨活動已有秘密黨團組織。丁先生不讓我知道其名稱而已。我針對江西情形，分組織為省級和各縣市級，當時想不出適當名稱，乃留待開會討論。會中對條文修正後，名稱一項，亦未想出適當者，因討論時間過久，賀揚靈兄提議暫稱省級A團，縣市為B團，俟有更好名稱，再為更改，以後亦未有人提出更改，遂沿用下去。不料此一A團B團，共產黨解釋為英文縮寫的Anti-Sovietik反布爾什維克。Anti意譯為反，布爾什維克是譯音，即共產主義之意。謂A團B團即是反共產主義的團，可說一種巧合。以後凡江西反共人士，皆被冠以A團B團帽子，有一段時期匪黨內部鬥爭，對付反對者亦加以A團B團帽子，以成立其罪名，富田事變，即其一例，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A團B團命名時，本無特殊意義，共黨巧合的解釋，倒正中下懷，因A團B團的組織就是為反共，所以我們從未否認，既不必否認，也不能否認。今雖事過境遷，追記歷史事實，自不能不將真相揭露，以昭信實。A團B團成立後，組織發展甚速，期月之間，南昌省會已達數千人，外縣市尚未統計。加入者多為教育界人士及青年學生。記得曾在心遠中學集會三次，每次均邀請丁惟汾、顧孟餘、陳果夫諸先生出席指導，揭穿共黨之陰謀，及本黨同志團結之重要，我們有了組織便力量，對共黨逐步展開反擊，表面上雖暫時寧靜，實則外弛內張，與共黨鬥爭，日趨激烈，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另一重要事件，則為組織正式省政府，在此以前省府為戰時體制，現江西全省底定已逾數月，亟需改絃更張。由中央政治會議派陳公博、李烈鈞、朱培德、俞飛鵬、段錫朋、周利生、洪軌、王鎮寰等八人為籌備委員，籌組省政府事宜，

以陳公博為主持召集人，這種中央四人省黨部四人為籌備委員方式，似係依據整理黨務案而來。省黨部對於推定人員參加省政府，事前亦曾商討，省府主席中央已決定請李協和先生擔任，當時協和先生不在南昌。其他各廳人選則擬由省黨部監察委員楊廣庭出任民政廳長、省黨部執行委員程天放為教育廳長、常務委員周利生為省府委員。省政府籌備委員會開會時，陳公博為主席，除李協和先生外，餘均出席，通過名單，省府主席李烈鈞，民政廳長楊廣庭、教育廳長程天放、財政廳長周雅能、司法廳長徐元誥、農林廳長姜濟寰，委員有朱培德、周利生等，其餘不甚記憶。籌備會開過後，蔣總司令召見段錫朋、周利生、洪軌、王鎮寰四人詢問開會經過情形，並對省政府及黨務工作有所訓示。李協和先生到南昌就職後，時常邀請黨部委員至寓便餐，交換意見。當時武漢為共黨把持，常散佈對蔣總司令惡毒誣蔑之言論，同志聞之都非常憤慨與痛恨。猶記蔣總司令在司令部舉行宴會歡迎譚延闓先生赴武漢。省黨部各委員亦被邀作陪，蔣總司令即席致詞，激昂慷慨，反駁共黨誣蔑謠言，並以文天祥、陸秀夫自況。我們聽後心情異常沉重，預料將有重大事變發生，未幾果有寧漢分裂之局。譚組庵先生致詞時勉大家團結奮鬥，而表情亦憂形于色。不久蔣總司令又召見段錫朋、周利生、洪軌、王鎮寰四人告以將赴前方督師，以期迅速攻下京滬，如有困難可向張總參議請示。所謂當時張總參議，即今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先生。三月初旬省黨部贛南特派員曾仲烈兄因當地共產首領陳贊賢過於猖獗，將其就地正法。消息傳到南昌，共黨分子大為騷動，據至省黨部請願質詢，相持四小時始行散去。數日後又糾集閩進省黨部滋鬧，將椅推倒，我于是請蘇莊兄邀請徐結仁同志在店員工會中，組織武裝糾察隊，派至省黨部站崗保護，得以照常辦公，與共黨所把持之總

工會武裝糾察隊，遙遙相對，同時在後院開一小門與隔壁梅生先生住宅相通，其宅甚為寬敞，我們常借其客廳開秘密會議，由此進出方便，又可保持秘密。情勢日益緊張，槍斃我們的標語到處可以發現，於是密托熊紫若兄在德勝門多僱好帆船三艘以備萬一。因渠在南昌居住較久，人地熟悉。當時蘇莊兄已派往九江組織碼頭工人幹部有劉道鈞、劉定遠、劉安遠等，甘家馨兄因南京克復派往接洽。財政廳長周靜齋兄對我們甚好，準備五萬元供我們逃避之用，我認為無需如許款項，只取二千元分與大家作路費，至四月一日晚間段書詒兄等數人，已秘密到德勝門外上船，四月二日上午我猶在省黨部隔壁與天放、揚靈諸兄開會。忽聞外面人聲鼎沸，嘈雜喧嘩，知共黨又集合羣衆示威鬧事，大家匆忙走出與宅，到鴨子塘蘇聯園兄家暫避，以便聽取各方情報，旋天放兄亦來，商量行止。衡量當時軍隊不肯積極負責維持秩序，決定暫時走避，天放兄說要去謁見李協和先生看他有無辦法維持秩序，李先生為省府主席，且與第三軍淵源甚深。我們均贊成天放兄意見，臨時時，我問他是否逕往李處，他答尚有一頂帽子遺在與梅生家，擬先往取帽再去，我當時將自佩手槍交與許鴻，要他保護天放兄去取帽子，天放兄說不必帶槍帶槍又不能打人，反會誤事，當時大家深然其說，許鴻遂未帶槍陪去。不料一小時後，許鴻氣急敗壞的跑回來說大事不好。天放取了帽子步出與宅便被學生捉去遊街，這時四二政變便已序幕，情況危急，蘇宅亦不安全，我與李人祝兄等由熊紫若兄帶路到程九如兄家暫避，等到晚間再行出城，下午五時許外間槍聲大作，有人來報共黨工人糾察隊搗毀省黨部，軍隊開槍示威鎮壓，南昌全市人心惶惶，陷入恐怖狀態之中。搗毀省黨部時周佐堯同志當場被殺害，王冠英同志正在省黨部內參加籌備慶祝克復南京大會被捕，誤認作洪軌，備受凌辱，天黑

時我正用晚餐，女子職業學校校長曾華英同志來談，我告以情形嚴重，囑其小心，曾為婦女界反共領袖，共黨甚恨之。飯後由熊紫若兄引導，我等數人隨行，城門雖有人把守，但未遭阻止，亦未加檢查，出城後到碼頭上船，因逆風無法開往鄱陽，只得暫在對岸小沙洲停泊，段書詒兄等乘坐之船則已于早上啓行。在船中聞候風向轉換及探聽岸上消息，真有度日如年之歎。想起從前王勃一夜由馬當風送滕王閣傳說自己却被困石尤，更為焦灼。次日丁砥南兄來告羅時實兄及曾華英先生均已被捕，共黨領導之工人學生整日遊行示威有如瘋狂，局勢紊亂已極。我站在船上，亦可清楚看到。共黨利用羣衆暴力奪取政權，在江西四二政變，為首次表演，程天放、羅時實、曾華英、王冠英諸兄被捕後幾遭加害，他們虎口餘生，均尚健在，值得江西全體同志為之慶幸。至第三天，風勢稍減，船始開行，到鄱陽與段書詒、賀揚靈兄等之船會合，到樂平縣城住夏威伯兄家，我家距城尚有二十華里，格於情勢，也祇好學大禹之過家門而不入了。由樂平至德興縣只有旱路，且須步行，我們一行十餘人，向德興進發，我有兩把手槍，沿途可防匪劫，當晚到達德興縣城，住縣政府內，縣長為段書詒兄之妹婿。次日啓程到花埠。改乘帆船至浙江蘭溪縣，搭小火輪到杭州，乘火車抵上海，見滬上仍在戒嚴，共黨暴動剛被救平，社會仍不安定，上海市正舉行羣衆大會要求中央將共黨清出本黨，余被邀出席，報告江西共黨殺害本黨同志經過，次日到南京。適逢國民政府成立，段書詒兄與我被邀參加觀禮謁陵。時武漢國民政府被共黨控制，南京乃單獨成立國民政府，並由吳稚暉、蔡元培、李石曾諸先生正式檢舉共產黨陰謀篡黨事實，要求清除共黨。中央接受其建議，正式清黨，當時寧漢陷於分裂，不久武漢方面亦繼起清共，寧漢重趨

合作。本黨復歸統一，共同對付共黨，以後與共黨鬪爭轉入新的階段由秘密鬪爭轉為公開。這與四二政變無關，暫不贅述。今者時隔四十年，共匪在四二政變所用羣衆暴動，標語攻擊，捕捉反對者戴高帽子遊街示衆，召集民衆大會公審鬪爭，均如法泡製，全部用以對付其自己同志，爭權奪利，抽絲剝繭，循環報復，永無底止，其覆亡可計日而待也。當年四二政變在江西參加反共同志，今日在臺灣為數甚衆，領導人物如姜信隨先生以呂尚高年，精神矍鑠，更值欣慰，一旦反攻大陸，這些老同志都老當益壯，願意發揮當年精神，站在反攻最前線，與共匪作第二回合之角逐。當此四二政變四十週年紀念日，緬懷今昔，真有腴肉復生，壯心未已之慨。

(上接35頁)

的人，遮風擋雨，推擋一切人世災害的侵襲。她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熱愛她自己生命所創造的一切，自然包括她的兒孫。活到七十六歲，父親、大哥已先後為革命犧牲，三哥也已病逝，剩下一門孤弱，使她放不下心，她死了，又活回來。我們環跪床前送了終，過了半天，祖母又悠悠嘆一口氣活回來者，達三次之多。我知道，祖母之所以捨不得離開這多災多難的人世，祇是放不下心，漫天風雨，一羣孤兒……投奔何處？最後，她終於無可奈何的走了，可是她的精神一直與我同去，我耳邊常常響着她的手杖和腳步，碰，桶；碰，桶；碰，桶，這聲音常常給我帶來勇氣，也給我帶來信心，我常常覺得祖母的生命，有如一把火炬，照引別人，燃燒自己。